

身体、意向性与“情感先验”

——杜夫海纳对康德美学的梅洛-庞蒂化重构

刘 伟*

[摘要] 杜夫海纳的“情感先验”是借助和融合了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意向性理论对康德审美判断思想的“身体化”重构。受梅洛-庞蒂启示,杜夫海纳把康德的抽象的“非属人”的主体转换为具体的身体—主体,并以此建立起基于知觉的主客消融的意向性审美关系,进而将由此建构的情感范畴的特殊与一般的同一性,最终归结到“人的范畴”上,这种基于存在论的共同的人性为审美判断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杜夫海纳;康德;梅洛-庞蒂;身体;意向性;情感先验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审美判断的“先天原则”通常被看做是杜夫海纳“情感先验”的思想来源,然而学界忽略了“情感先验”理论建构过程中梅洛-庞蒂思想的影响。二者的精神联系虽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但是,往往却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特别是关于杜夫海纳如何借助并融合梅洛-庞蒂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康德思想,学界缺乏专门的深入讨论和探究。然而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于深刻认识和理解杜夫海纳的思想体系意义较大,值得深究。

一、身体—主体

康德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要为整个宇宙找到本质性的规律,将一切的多样性最终都统一到规律上去,为了实现这种统一性,预设出各种先天原则。他在《纯粹理性判断》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探讨了知性认识和理性伦理的先天原则,将其归结为合规律原则和终极目的原则,指出了认识判断和善的判断的先天有效性,把它看作是由非经验引出的先天的认识能力,是以先验的条件为基础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又将这一先天原则推延到了审美判断上,认为判断力自身“包

*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11602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01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15ZDB022)阶段性成果。

含有一个先天原则”。^①他将判断力分为两种：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规定性判断力的先天原则是自然给定的，应用于特殊事例。但是，这些都是关于自然的普遍规律，还有些特殊规律，就不是通过知性的原理、概念能直接进行判断的，只能靠反思判断力，从特殊的事实感受出发去寻找普遍，这就是审美的合目的判断力。

把审美判断作为一种“先验的反思”，实质就是从具体对象反思到主体本身，到主体那里寻找人类的先天的普遍本质和先验结构。在康德那里，先验具有构成因素，“它是一种现实的源泉”，它给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使对象成为主体的对象。先验还是一种认识的特性，是主体借以构成主体的不可还原的东西，即主体向对象开放并预设了某种感知对象的能力，它是存在的先验性，即先验属于主体，主体构成先验，所以“它是认识的一个结构”。正如康德所说的“使物质空间成为可能的是存在于我们思想中的空间；它不是万物自身的一个属性，只是我的感性再现的一种形式”，^②即物质空间是思想空间先验地为其呈现提供了可能，从对象批判分析出发，发现了作为一种经验可能性条件的先验的思想方式，即“我思”结构，就像杜夫海纳指出的那样，“按照康德的说法，先验首先是一种认识的特性，这种认识在逻辑上而非在心理上先于经验；它可以从一些必然性和普遍性的逻辑特征中作为认识被认出。”^③即是说，先验是一种认识所具有的特性，先于经验而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但是逻辑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即体现为理性抽象的而不是感性具体的，这样的主体就成为“康德的非属人的，带有一些本身也是非属人的，因而属于理性认识范围内的先验的主体。”^④所以，既然主体是非属人的，情感先验自然就被康德所否定，“在这里，主体身上并不存在任何先在的、能导致道德出现的感情。既然一切感情都是感性的，而且道德意向的动机必须独立于全部感性条件，所以不能有那种所谓‘先在的’感情。”^⑤

但是，杜夫海纳却肯定“情感先验”的存在，认为“审美经验运用的是真正的情感先验”，并把这种先验与康德所说的感性先验和知性先验的意义划等号，同样把它看作是“一个世界能被感觉的条件”。^⑥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把感觉这个世界的人，看作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再是康德的非属人的”和“属于理性认识范围内的先验的主体”。在杜夫海纳看来，先验“不表示一种绝对自由的纯行为，一种完整偶然的自我选择，而是表现一个具体主体的性质”，^⑦体现的是一个具体主体的先验，是艺术家或欣赏者的先验，他认为，这一“先验本身具有情感性质”。^⑧作为主体的某种存在方式，情感不仅构成了主体，同时也构成了主体的先验，所以，主体既是具体情感的也是先验的。通过情感先验主体才能感觉世界，反过来，世界的呈现或开显世界离不开感觉，而审美对象产生作用或作用于主体也靠感觉。感觉是情感的，对象的第一特征也是情感，感觉就是感知情感，感觉和情感构成了主体的具体性。总之，这样的“先验就是一个具体主体借以构成自己的、萨特的存在精神分析应该找出的那种不可还原的东西”，这样的主体就是独特的、个别的，“一个具体的人”。^⑨而这样的主体的先验如同肉体的先验，都是一个独特的，通过知觉和身体把自己的与环境联系起来。这无疑是受到了梅洛-庞蒂的影响。

在梅洛-庞蒂那里，主体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存在，既不是康德那样抽象的先验主体，也不是胡塞尔实体化却独立于经验世界之外的先验主体，而是灵肉不分的“活生生的身体”，^⑩是肉体 and 精神的统一。他说“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不是由两种外在的东西——一个是客体，另一个是主体——之间的一种随意决定来保证的。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我们通过第一入口，生理入

①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②③④⑥⑦⑧⑨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482、481、487、477、487、480、487页。

⑤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235页。

⑩ [法]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5页。

口进入身体时在身体中发现的就是存在”^①。在梅洛-庞蒂哲学中,身体是一个核心的结构,他把它视为一切意义的给予者,在他看来,我们就是身体,没有身体便没有我们的存在。在我们的处境中,“身体的存在唤起了一个把自身呈现于我们的存在”。^②我们通过身体发现我们的意识、经验及其身份,而且它们始终伴随我们身体。身体性的主体是作为这个世界的投影和世界上的一种存在而思考的,并以其对世界的存在而成为自身的,因而,存在、主观性以及把它们和世界联系起来的身体这三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③

在其影响下,杜夫海纳凸显了身体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他说,“审美对象首先是感性的高度发展,它的全部意义是在感性中给定的。感性当然必须由肉体来接受。所以审美对象首先呈现于肉体,非常迫切地要求肉体立刻同它结合在一起。”^④他所说的“肉体”(身体)也不是纯粹的身体,是与意识连在一起的身体。他指出:“这个肉身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知识的无名物,而是我自己,是充满着能感受世界的心灵的肉身。物体首先不是为我的思维而存在,他们是为我的肉身而存在的”,“作为我的和有生命的这个肉体是有认识能力的。”^⑤这样的身体像梅洛-庞蒂所定义的那样是灵肉统一的身体。在审美活动中,即便面对一幅画,虽然身体不再主动转动或确定空间位置,完全任凭对象的驱使而进行想象,但是“通过身体的警觉和经验”,就表明身体并没“全部退场”,^⑥这一点对歌剧或芭蕾舞的作品尤其如此。相似于梅洛-庞蒂所描述的呈现阶段的整体的、前反思的和身体和一的知觉。他说,“正是在这里,我们体验到感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并且通过身体的作用服从于这一力量”。^⑦可见,在杜夫海纳那里,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是与意识连在一起的身体。这一身体-主体是杜夫海纳把主体重新定义为具体主体的基础。

身体-主体构成了独特的先验。“先验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具体的、因而也是独特的主体的特征。”说得再明确些,是情感先验的独特,“来自主体的直觉。”^⑧身体-主体规定了情感先验不是抽象的主体的,而是具体主体所具有的,是艺术家关于世界的特定情感感受,包含着自身与自身的某种关系,他说,“身体所理解的,也就是身体所感受的和承担的东西,可以说就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意向自身,就像梅洛·庞蒂先生所说的,是事物的‘唯一存在方式’。作为物体的主体不是世界的一个事件或一个部分,不是万物中之一物;它身含世界,世界也含有主体。它通过成为物体的动作认识世界,世界在它身上认识自己。”^⑨这个世界不是主体认识的世界,而是主体和世界的统一体,世界属于主体,主体也属于世界。显然,受梅洛-庞蒂启示,杜夫海纳把康德的抽象的“非属人”的主体转换为具体的身体-主体,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将对象构成为主体而存在的情感结构——被情感修饰的审美对象,即人的意识的关联物,才会建立起基于知觉的主客消融的意向性审美关系。

二、意向性关系

康德对审美判断的思考是在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展开的。审美判断既然不是经验判断而是反思判断,不能用一个纯知性概念来归入,没有先成原则或知性范畴类似的原则,普遍性便没有着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把它归之于主观的先天原则,“表现了判断力的一个主观的原则(准则)”。^⑩他把客体的表象上只是主观的东西即愉快与不愉快情感与先行于一个客体知识的合目的性结合在一起。

①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5页。

② [美]丹尼尔·托马斯·普利莫兹克:《梅洛-庞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1页。

③ [法]约瑟夫·祁雅里:《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8页。

④⑤⑥⑦⑧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376、374、84、614、487页。

⑨ [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⑩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9页。

如果对象的表象与人的认识能力如想象力和知性和谐一致,因而直接产生了主体愉快情感。愉快表达的是客体表象对反思判断力中的认识能力的适合性或相一致,表达的是形式的合目的性,反过来,形式的合目的性则是对象的表象形式合乎审美主体的目的——想象与知性的和谐一致的目的。丰富多样的自然形式因合乎主体的“目的性”而被统一起来,构成了支配审美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形式的合目的性。而审美判断也就是按“形式的合目的性”这一先验假定,离开具体的对象,到主体的愉快情感中追寻一种超越个人的人类共有的普遍的先验的本质结构。“即在知觉向人类知性呈现出来的特殊的东 西上发现普遍的东西”^①。显然,他将主体视为审美判断的根本,将愉快的原因归于我的自身,美的客体便成了产生美的契机。

尽管康德对于审美普遍必然性的先验思考,成为杜夫海纳回答情感先验普遍必然性的重要参照和借鉴,但是,他不满康德把审美判断的主客体对立起来,而不把主体和客体视为同一个存在的两副面孔;批评康德格外重视先验的主观方面,而把客体从属于主体。他并不反对将先验看做是对对象的构成因素,或主体的构成能力以及认识对象,但是他反对康德把主客体仅仅设想为认识关系。杜夫海纳指出:“康德把与客体的关系仅仅设想为认识关系,把理性认识仅仅设想为有效的认识。”在杜夫海纳看来,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不再仅仅是认识关系,他认为这样的观点只是为了给认识的客观价值奠定基础。既然先验不仅表征客体也表征主体,又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出来,就为根据主客体关系的各种形式来决定这种先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主张可以设想另外一种先验,“它既具有主观性,又不失去客观性;它既思考一个客体,但又不排除主体。”^②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主客体关系,即不再是主客对立、截然割裂的关系,而是一种意向性关系,“意向性存在于内部主体之中,也不存在于外部客体之中,而是整个具体的主客体关系本身”。^③这是现象学的重要思想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与梅洛-庞蒂的意向性思想是一致的。即如他所说的,主客体调和一直进行到主体自身,“这时,主体躯体和对象躯体便等同起来。这就是梅洛-庞蒂的论点。他的论点给现象学指出了新的方向”。^④

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是知觉的统一体,这样的身体被他看作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这样,身体就内在与世界构成了一种意向关系,他认为这是人在世界上存在的悖论,就是当我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我把我的感觉意向和我实际意向都紧压在能在我的身上唤起思想或愿望才为我存在的物体之中,这些物体先于和外在于我的意向并最终向我显现。^⑤我就成为了对象物体的客体。另一方面,当身体在退出客观世界时,“拉动了把身体和它的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意向之线,并最终将向我们揭示有感觉能力的主体和被感知的世界。”^⑥我便成为了对象物体的主体,所以他把这样的身体定义为“现象身体”而不是“客观身体”,他说,“我们移动的不是我们的客观身体,而是我们的现象身体,这不是秘密,因为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作为世界某区域的能力,在走向需要触摸的物体和感知物体”。^⑦梅洛-庞蒂无疑继承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在梅洛-庞蒂看来,胡塞尔对意向性的概念进行了独特性的设计,就是“在表象的意向性下面发现了一种更深刻,其他人叫做存在的意向性”,即“如果一个存在是意识,那么它必定只是一种意向性结构”。^⑧但事实上梅洛-庞蒂不同于胡塞尔对纯粹意识的重视,他关注的是前意识的知觉,作为人与世界关系起点的知觉身体成为他思考的核心。他认为身体的存在是先于反思的,他把身体通过运动朝向物体的能力确定为身体的意向性,也就是用身体的意向性取代了意识的意向性,其实是重新阐释了胡塞尔

①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1页。

②④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484、256页。

③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50页。

⑤⑥⑦⑧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116—117、105、145、164页。

的意向性。他反对将意识与存在分开,认为还原不能回到意识本身,不能以意识为现象学的起点,而应该从前意识即产生意识的知觉开始,通过知觉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他说:“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世界不是我掌握其构成规律的客体,世界是自然环境,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鲜明知觉的场。”^①知觉预设了身体的知觉主体的存在,也先验地构建了主客体的互逆关系。因此,知觉、身体与世界先验地统一联动起来,并建立起知觉或身体与世界的意象性关系。这种主客体的意向关系,无疑突破了康德的认识范畴,

与梅洛-庞蒂一样,杜夫海纳也把通过知觉建构的身体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意向关系。在他看来,我之所以能预感到现实的再现,是因为从身体来看,我已经通过主观与现实连结在一起。也有主观的先验,因为“身体自身应该有预感,身体自身是光。先验对现实来说是一种先验,同时又是我之所是的一种先验,即预先构成我的存在的先验。没有它,就完全没有主体和世界之可言”。^②他认为,“先验为主体和客体所共有,只是因为先验奠定主体和客体的基础,因为它在本质上属于存在”。从而由认识论进入了本体论。知觉、身体与世界先验地统一联动起来,同样建立起知觉或身体与世界的意象性关系。譬如我们观看大教堂时,步子放得缓慢,看画时目不转睛,吟诗时声音抑扬顿挫。作品与表演者、欣赏者的关系是审美时出现的自然的先验行为,这种主客体关系,是通过知觉联系起来,知觉先验地联系了主客体。它清楚地显示出审美对象与身体先验的密切关系。不仅如此,“审美经验或许还暗示,在审美对象内部可能与表演者或欣赏者有某种共谋关系,可能有对支托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反应,因为对象本身也是贯穿艺术家和世界的这一生命的产物。”^③像舞蹈演员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舞蹈,即如梅洛-庞蒂说的将身体交给世界,身体与舞蹈达成默契共谋,就好像是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受内心深处隐藏的某种力量的对应同构。如同画家在绘画中,把蕴涵在自己身上的深度通过一种默契传递给作品,并在作品那里得到回响。

基于知觉主体与世界的意向性思想,杜夫海纳重构了审美主客体关系。他把情感看做是主客体共有的:我所感觉到的情感是对象的某种情感结构在我身上的反应,反之,对象的情感结构也是为一个主体而存在的,而这种被感情修饰的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主体。所以,他认为情感性不完全是主体所拥有的同时也存在于对象身上,体现为主客体都拥有的情感特质。在他看来,情感特质本身就是主客未分的和先于主客的情感,在审美化时构成一种先验并具有一种构成性,“既构成主体,又构成客体”,^④既把主体构成审美主体的因素,又是将对象构成审美对象的因素。一方面,情感特质像价值似的先验存在的,如同价值先于自己构成审美对象。“审美对象在作为物质对象或作为意指对象出现之前也有意义。这种通过符号直接给予的意义就是情感特质。”^⑤我的情感是我感觉到的对象身上的情感属性,也就是“处在对象世界的根源的某种情感特质”,^⑥“审美对象的世界是按一种情感特质安排的;这种情感特质对它来说就是一种先验。”^⑦这种情感特质成为他们审美对象世界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情感特质不仅是审美对象的一种先验,同时也是独特的主体的特征。因为是作者借助作品所构造的世界来表现自己,“情感特质作为世界的先验的意义,再一次同时也是一个主体的先验”。^⑧情感先验以潜在的认识客观地存在于审美主体身上。

但是,对象的情感特质不能被主体认知和理解,只有当主体以先验的“情感范畴”去感受审美对象,便发现与情感范畴相对应的“情感特质”。“如果不借助于情感范畴,如果这个情感范畴不是我已经有所认识的,我又怎能发现情感特质呢?”^⑨没有它,就感受不到莫里哀的喜剧、贝多芬的悲怆或莫扎特的明朗,这种情感范畴就是人们的某种先于情感的观念——对喜剧、悲怆和明朗的观念。情

①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5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582、501、493、495、478、486、595、509页。

感范畴统摄和照耀对情感特质的把握,因为光有情感特质“还不足以使我们感受作品并与作品共鸣,我们还必需装备有能使我们确认自己所感受的东西的这种知才能在受感动之后有所理解”^①。“知”就是情感范畴,在审美认识活动中起着指引的作用,离开情感范畴就无法发现情感特质。也就是通过情感范畴将情感特质所包含的“先于任何情感的观念”统一起来。显然,情感范畴中也包含着这种渗透着意向性的主客关系,即如杜夫海纳所言:“同情感特质一样,情感范畴不仅是一个世界的特征,还是一个主体的特征,而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②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首先,从主体角度看,因为它是受感觉所左右,感觉无法把握到情感先验,所以,只能在感觉之前对这一先验有所认识,换言之,必须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的先验认识,而构成这一先验认识的就是情感范畴,它就是感觉之前的认识。他说:“要向我们揭示一个作品的深度,感觉必须有深度,我们自己也应该有深度。”^③作品的深度不仅在作品本身,也在于我们自身。我们自身具有先知,感觉才能真正把握审美对象。其次,从客体角度看,构成审美对象的某种具体的“情感特质”中,包含着某种潜在认识,就是情感范畴,它“先于我们对这些特质的感觉”,^④构成一些特殊的先验。由此可见,情感范畴与情感特质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一般与特殊、对先验的认识与先验的关系。显然,正是借助梅洛-庞蒂的知觉主体与世界的意向性思想,杜夫海纳重新建构了情感特质和情感范畴的意向性的审美主客体关系,以及特殊与一般的统一性。当然,要想从特殊中揭示出一般,则只有通过情感范畴的一般方能统摄情感特质的特殊性,并揭示出审美的普遍规律,而杜夫海纳在上述基础上,对情感范畴以及存在先验的哲学思考,就为寻求审美的普遍规律提供了某种可能。

三、知觉与情感范畴

审美经验的普遍性问题是康德美学的核心问题,反思先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寻审美判断的普遍性问题。在康德那里,作为“反思判断力”的审美判断不是从普遍性的概念、规律出发去判断特殊事实,这也正是审美区别认识之所在。但是,它要求普遍必然性,即从特殊的事实感受出发去寻找普遍必然性。基于此,审美判断虽然不像知性那样提供概念,不像逻辑判断那样直接由范畴、概念加以规定的,但却离不开知性,知性是“那种自己产生表象的能力,或者说认识的自发性”。^⑤它是心灵从自身产生表象的力量,具有认识的主动性,知性主动作用于感性,并规范和构造感性。知性活动就是判断,审美判断就是知性(概念)与想象力的协调的自由活动。康德运用认识论中知性四项范畴(量、质、关系、模态)来寻找普遍性,考察审美判断力,进行美的分析。显然,知性是一般性的,它排除特殊性,先验地规定着审美判断的普遍必然性。

但是,类似于康德的“知性”的情感范畴,作为一种“知”在杜夫海纳那里却不仅是一种一般性的存在,而且是与某种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情感范畴存在于感觉之中。这些范畴构成的知是有感觉能力的深层的我的装备的一部分。感觉使这种知复活;这种知使感觉具有智力。我所感到的东西——审美对象表现的东西——有一种意义,并且可以借助审美对象在我身上唤起的这种反响被辨认出来。”^⑥即感觉与知融为一体,知使感觉的对象产生意义,实质是独特与一般的关系,也就是,独特中包含某些一般性东西,反之,一般也含有某些独特的东西。“范畴之所以能用于独特,是因为它既是一般的又是独特的。作为知,它是一般的;作为我所是的知,它是独特的。”^⑦他把情感范畴定义为某种“感”,看作向一个世界自我开放的某种方式。这种感就是情感范畴的一种构成因素。是抽象的一

①②③④⑥⑦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509、507、509、511、510、522页。

⑤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般的意识、对情感范畴所开放的那个世界的一种感觉,内藏理性和意识的把握。这种既独特又一般的“感”,深刻渗透着梅洛-庞蒂的知觉思想。

梅洛-庞蒂指出:“知觉是感知的思维”。^①即知觉包含着感觉和意识。一方面,知觉是前意识,非概念化的,不是关于世界的科学,也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②另一方面,知觉不能与意识分开,不可能把知觉与知觉具有的、要达到物体本身意识分开。在梅洛-庞蒂看来,纯粹的感觉是不存在的,即便是以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完全保持自身的独立,没有进入客观世界进行的感觉,也是不存在的。梅洛-庞蒂认为,“我所看到的被感知景象不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个因素,因为感觉是一种重新构成,它必须以在我身上的一种预先构成的沉淀为前提。”^③不仅仅是个人的感知活动,包含着一种先验地存在我身上的东西,预先地规定了我的感觉。所以,他说:“先验是在其不言而喻的逻辑的全部推论中被理解、被阐明和被遵循的事实,而后天则是孤立的和暗含的事实。”比如说触摸,“说触觉没有空间性是矛盾的,如果不在空间里触摸,就不可能先验地触摸,因为我们的体验是对一个世界的体验。”^④即触摸既是现实的又是先验的,体现的是独特和一般统一的思想。

杜夫海纳也表达出相同的思想,他说,“当知觉正常进行时,通过变成一种客观反思的形式,它往往趋向理解和认识。但是知觉也可以转向另外一种思考,这种反思是共感的而不是客观的。它同情感的关系比理解的关系更密切。这种反思澄清和支持情感,与情感建立起辩证关系。”^⑤一是先知直接内在于感觉;二是它并非出于一种经验的概括。“说先知是感觉的灵魂,这丝毫无损于感觉的揭示能力。”唯有感觉使我们向审美对象开放,但感觉毕竟不可能完全是智力的,“审美对象也只有在先知的光辉照耀下才能被认出(我们不说‘被思考’)。”即反思是直接内在的,直接照耀的,是先于感的。先知不掩盖感觉,也不冲淡审美对象中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亦即感到的但却无法说清楚的独特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恰恰必须作为情感范畴被我认识我才能感到这些细微差别的独特性。所以知不是在感之后。知不是对感的一种思考。不是感借以从某种盲目状态向某种知性状态,从参与走向理解的那种思考。感觉是立刻有智性的”。^⑥即马上就表现出智性,没有先后,前后同一的,不是先给予情感,再赋予形式,它是我们即时性地对对象的感知。基于此,在杜夫海纳那里,这个一般不是一种抽象,并不破坏独特中的基本东西。虽然在范畴中被情感特质构成的具体主体变成一个非属人的主体,“但它仍然是具体的”。^⑦情感范畴特殊与一般的同一性,最终被他归结到“人的范畴”上,以此进一步揭示情感范畴在审美判断中的普遍必然性。

他指出,“情感范畴表现的情感完全可以称为人的范畴”,^⑧他不满意康德把审美判断的必然性仅仅归结为一种预设的普遍的共通感,提出了主体所包含的共同的人性观点,其中同样包含着特殊与一般统一的思想。在杜夫海纳看来,每个具体主体各不相同,但是在深层彼此相近,因为每个人能够相互沟通交往,表明人们具有共同的人性,“人性是我们身上的一种可能性,而确立我们的现实性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通过创造和接受我们自身而强调我们的差别,因此只要我们发挥自己的现实性,我们就证实这种可能性。”^⑨但是,人性怎样才能是一般性的呢?他主张从两个途径去确认,一方面,若面对已被认识的东西,那就应该指出独特本身含有一般,一般意义的范畴使用才有了理由,另一方面,如果从认识者角度看,就应指出,这些范畴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它是先验的,是因为人自身原来就带有人的观念,又因为这些范畴同时构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前概念的又像是潜在的知。正是这些范畴的不确定性使之适用于独特。^⑩比如用欢乐来表示莫扎特的世界,就是从独特里找到了一般,“那是

①②③④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65、5、276、284页。

⑤⑥⑦⑧⑨⑩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614、510、512、515、519、516页。

因为莫扎特不只是莫扎特,因为莫扎特在自己身上重新获得了人性。作品表现一种独特的本质,这种本质自身又带有人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杰出地带有的。”^①既是莫扎特又是人的本质,既是具体的主体又是共有的人性。

在他看来,“这些范畴是存在先验,因为它们本身是先验被认识的。它们表示一个人在与自己感受的一个世界的关系中所持的根本态度。”^②因此,杜夫海纳认为,先验在本质上属于存在,它奠定主体和客体的存在基础,存在先验是我自己的活动直接呈现的我之所是,就像莫扎特是以他的全部作品来呈现的莫扎特。“存在先验具有以它为标志的人的特征,他是独一无二的和不能表现的;认识先验有它为工具的知识的特征,它是普遍的,是任何人身上使任何人成为人的那种东西,而不是人的种差。”^③情感范畴的一般认识或一般性,如同人既通过人性连接着人的本质性东西,又体现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在杜夫海纳看来,人之所以有不同的个性是因为都有一个更深的根,它使每一个人都各自不同,而无法替代。艺术和艺术家虽然各不相同具有独立的个性,但都有共同的人性,在本质上都存在一种亲属的血缘关系,这种共同的人性使他们各自的艺术作品在最深处达到了相互的联结和沟通。由此可见,正是这种基于存在论的共同的人性为审美判断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杜夫海纳毫无疑问坚持了康德的先验反思,他的“情感先验”思想来源于康德的“先天原则”,并发展和丰富了康德的审美的普遍必然性思想,是对康德的思想做了较大的改造和修正,其中,梅洛-庞蒂身体、知觉、意向性理论深刻影响了杜夫海纳对康德思想的接受,使之形成了不同于康德的身体—主体和意向性关系以及基于人性范畴的审美判断的普遍必然性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情感先验理论的确立。可以说,杜夫海纳的情感先验思想是在充分吸收梅洛-庞蒂理论的基础上对康德的美学思想加以深刻的改造而实现的,渗透着对康德先验美学与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融合与创新。

(责任编辑:杨嵘均)

Body, Intentionality and Emotion a priori: Mikel Dufrenne's Reconstruction of Kantian Aesthetics in the Way of Merleau-Ponty

LIU Wei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Merleau-Ponty's theory of body, perception, and intentionality, Dufrenne produced a body-based reconstruction of Kant's thought on aesthetic judgments. Inspired by Merleau-Ponty's ideas, he turned the abstract Kantian "non-human" subject into the concrete body-subject. On this basis, Dufrenne established the intentional aesthetic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the fu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based on perception and then ultimately attributed to the human category the identity between the specific and general emotional categories therefore constructed. The universal humanity based on existentialism makes possible the universal necessity of aesthetic judgments.

Key words: Mikel Dufrenne; Immanuel Kant; Merleau-Ponty; body; intentionality; emotion a priori

①②③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521、515、537页。